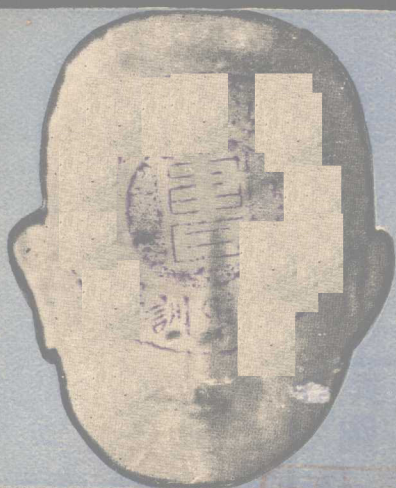


名人傳記之三

寺園

張迪虛著

099.60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當代名人傳記之十二)

西園寺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著述者

張迪虛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不准翻印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富田孝公昭和四年九月



西園寺的墨跡

石門詩史卷之五 胡公休公 勸欲
歸故鄉 不 相 爲 以 爲 二 三 如 如 解
杜月 詩 卷 之 五 胡 公 休 公 勸 欲
歸 故 鄉 不 相 爲 以 爲 二 三 如 如 解

西園寺目次

1 寺園西

一	最後的元老·····	一
二	德大寺家的二公子·····	五
三	看得很清楚的孩子·····	八
四	做了幾個月軍人·····	一九
五	留學熱·····	二五
六	巴黎生活·····	三四
七	自由的碰壁·····	四三
八	世界主義者·····	四九

九 政友會的救主……………五五

一〇 劃時代的內閣……………六二

一一 退隱林泉……………七〇



一 最後的元老

一九三三上半年的世界大事，除羅斯福當選爲美國總統，希德拉握得德國政權之外，日本齋藤內閣危而復安的一段歷史，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罷。在多事的五月裏，受一個强有力的政黨的反對，大

家都以爲這個內閣，非倒不可了。然而結果出人意外，自從齋藤首相離開東京，到海邊的一個小鎮，叫做興津的，去跑了一趟回來之後，他的風雨飄搖的內閣，忽然穩定起來了。

我們知道，這是因爲有一個隱居興津的元老，在幫齋藤的忙。

也就是這個元老，當一九三二年五月，犬養首相突遭暗殺，舉國驚惶之際，從興津趕到東京，於最短期間，決定新內閣的人選，因此安定了日本混亂的政局。

這個元老是誰呢？何以會有那麼大的權力呢？

他便是我們所要講的西園寺公爵。

原來日本這個國家，其政治制度，是非常特別的。她有一個民選

議會，同時却有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元首，名稱叫做天皇。天皇有一個最高的諮詢機關，叫做樞密院，同時却有一種地位比樞密院重要到不知多少倍的諮詢人員，那就是元老。當組閣問題發生的時候，照例先由天皇下詔，命元老詮衡人選，入宮奏請，然後再頒大命。此外關於財政、外交、軍政的大政方針，亦必須經過元老的決定，方纔可以施行。所以元老在政治上的地位，好像僅次於天皇，他的權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日本起初本有好幾個元老，後來逐漸凋謝，終於只剩了西園寺一人。

西園寺以大正九年，受敕封爲公爵。他在青年時代與中年時代，都做過很大的事業，及至老年，依然爲國奔走，不辭勞瘁。一九三二年

入京詮衡大養的繼任內閣時，他的年齡已八十五歲了。日本人對於這個齒、爵、業三者都已到達頂點的『園公』是沒有一個不表示欽敬的。還有一層，元老制度在憲法上並無規定，據說將來決定不再繼續，所以西園寺不僅爲現時唯一的元老，亦爲日本史上最後的元老，這也是日本人珍視西園寺的一個原因。

然而西園寺可以寶貴之處，猶不止此。當他出世之日，日本正處於多難的時期中，國勢陵夷，外侮紛至，這時候的日本，是好不了現今的我國的。自從他十九歲參加維新運動起，中間經過中日、日俄兩戰，以迄於今日，他的勲業，一天天的隆盛起來，而他的國家，亦在此數十年間，由貧弱之邦，一躍而儕於一等國，分得了世界列強之一席。所以

西園寺的一生，實交織着一部日本的發達史。這纔值得他本國人的謳歌禮讚呢！

誰想知道日本國運發展的經過嗎？那末請先讀西園寺個人的歷史罷。

二 德大寺家的二公子

西園寺公爵，以嘉永二年（西歷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生於日本有名的貴族德大寺家，爲德大寺公純的第二子。照日本傳嫡不傳庶的慣例，他是已經失了承襲爵位的權利的。然而很幸運，出世沒有多久，他就被另一個貴族領去作養兒，德大寺家的二公子美

丸，一變而爲西園寺家的法律上的承繼者了。

西園寺這一族，系出平安朝時的閒院家，此後代出顯貴，就中有一個位至太政大臣的，造了一所宏大無比的佛寺，纔替他們的後裔，留下一個不朽的族名。與德大寺族一樣，西園寺族是日本『九清華』之一，這兩族在血統上本同出一系，而西園寺的養母，又爲德大寺家的人，所以西園寺以德大寺家的骨血，入繼西園寺家的名位，說起來是有緣由的。

嘉永四年一月，西園寺的養父師季逝世了。西園寺於是以四歲的孩童，受封爲五等爵，同時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望。兩年之後，他被任爲童年的侍從。那時他只有六歲，當然不能出入宮禁，履行侍從的職

務。他的日常功課，便是做出各種惡作劇，給與爵邸中的家臣使女以許多麻煩。住在西園寺爵邸隔壁的路小綾，常常訓誡他的子女說：

『別學西園寺的行爲，要像德大寺那樣纔好哪！』

誰又知道西園寺日後的成就，竟超過他的哥哥德大寺實則百倍呢？

西園寺一到九歲的時候，便舉行一次薙去額髮的典禮，結束了他的頑童生活。接着以極隆重的禮節，第一次登殿覲見皇帝，謝欽賜右近衛少將之恩。四年之後，他開始入宮值差。原來日本的年輕貴族，一到相當的年齡，便須輪班進宮，聽候皇帝使喚。他們的職務十分瑣碎，例如捧茶給大臣之類。但西園寺因爲生得聰明可愛，竟蒙皇帝破

格優待，得免於那些賤役。

第二年十四歲，他已是右近衛中將了。

三 看得很清楚的孩子

西園寺五歲的時候，彼里的兵艦，已經來過日本。其實這個美國的海軍提督，只在日本住了十天，把美國總統的信遞了就走。可是這樣一來，却忙煞日本的天皇，他正式禱告神靈，祈求那些蒸汽推動的怪物，勿再從東方來。而人民給這事所引起的注意，也不下於他們的元首。怎樣抵禦外國人的兵艦，便成爲他們日常談話的中心。可是一直過了好幾年，他們還是討論不出什麼來。有些人只希望自己有神

仙般的法術，把外國人的兵艦，連船帶人的，擒捉過來。有些人提議在沿海岸一帶，造起密集集的籬笆，抵禦從兵艦上發來的槍彈。但到後來，他們覺得前者只是一種空想，而後者也未免近於滑稽，終於想起利用他們原有的武器，去抵當外國人的槍砲。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弓箭手，名叫檜崎的，據說有百步穿楊的本領。他招了許多學生，傳授箭術。在這些學生中，很有幾個出身貴族的青年。一天，一個從檜崎學箭的青年貴族，跑到西園寺那裏，訴說檜崎的本領，如何如何的高強，弓箭如何如何的勝過外國人的槍砲。意思是勸西園寺也加入去學。西園寺靜靜地聽完了那個人的話，便開口問道：

『像檜崎先生的本領，在我們國內，一共有幾人呢？』

「聽說只有五六人，」那個人答。

「學習弓箭，雖然不敢希望學到百步穿楊，但也總應該獲得相當程度，方纔不負學習的初意，請問要達到這目的，共需要多少時日呢？」西園寺又問。

「七八年，」那個人又答。

於是十四歲的右近衛中將用了靜靜的調子說道：

「那麼，弓箭不是比槍砲笨得多嗎？槍砲是無論何人，至多數月，便可學會，而弓箭則就是有絕頂天分的人，恐怕也不是一年兩年內就能嫺熟。還有一層，槍砲的練習，程度上決不至發生很大的差異，而弓箭則手段有高有低，等級萬殊，要訓練一千個程度整齊劃一的弓

箭手，那簡直是一種奇蹟！所以我們此後是只能用槍砲的！』

只說得檜崎先生的高足無話可對。

謝謝彼里的兵艦，西園寺不但於任右近衛中將時，知道日本應該廢弓箭而用槍砲，而且在十九歲那年就跳上日本的政治舞台。

原來日本在彼里的兵艦未來之先，整整兩個世紀，天皇只做了一個名義上的元首，治理國家的實權，操於幕府將軍的手裏。自一八五三年以後，煊赫一時的將軍，忽被人民罵做『外國人的朋友』，而驟然失去了他的勢力。反對將軍的空氣，日漸濃厚。勤王的呼聲，一天的加高。到了一八六七年，德川系的十四世將軍慶喜，遂聽從一個年老的諸侯的勸告，對皇帝上了一本奏章，表示願將國政奉還。碰巧